PL
2687
S84 Z53
1747
v. 8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十　門人李祖堯編注

錫山蔡焯敦復
龍孫初篁增訂

與朱提宮 字守中

桑榆晼晩百疾交攻生意索然逺墜誨音加惠哀老何覬如之具審即日燕居多慶鄉州水潦之後彌望蕭然如聞華亭獨得歲但欲賦適彼樂郊之詩也不宣

桑榆〔訂〕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漢書谷永傳尚在桑榆之閒後漢書馮異傳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注桑榆謂晚也〔增〕晼晚楚辭白日晼晚其將入兮謝靈運樂府景曜東隅晼晚西薄

生意〔訂〕世說黜免門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庚信枯樹賦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又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華亭〔訂〕唐始制為縣石晉時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而華亭仍為屬邑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一十三鄉三鹽場一鎮古迹有陸士衡宅井

遙彼樂郊詩碩鼠

向來燕趙置酒蓮風竹雨終日翛然屬公多事之時不遂繫柳之興以為恨尚欲尋盟而衰憊不給於筋力可為太息

燕超朱師實築堂曰燕超仲益有記見卷八與朱直閣帖**置酒**〔訂〕史記高祖本紀大朝羣臣置酒未央前殿又過沛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杜少陵詩清夜置酒臨前除**蓮風**東坡詩蓮風盡傾倒杏雨半披殘**竹雨**〔訂〕周孝暉晦日詩林烟含障窗竹雨帶珠危東坡詩跦跦簾外竹劉劉竹間雨**繫柳**東坡乘舟過賈收水閣詩曳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尋盟**〔訂〕左傳昭元年會於虢尋宋之盟也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杜注尋重也寒歌也〔增〕**筋力**劉禹錫詩興情逢酒在筋力上樓知沈慶之侍晏詩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增〕**可為太息**賈誼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與巡檢李脩武 顯道

某啓經月不通好霜冷比佳否某屬李元卿買羊魚為歲時問餽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賈山歸遣狀草草不及以累紙上扣不宣

[增]歲時問餽東坡集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之風俗如是為三詩寄子由其饋歲詩云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寘盤巨鯉橫發籠雙兔卧

某啓昨日不敢折簡辱書得聆興居為慰二匠嘗以舟載之以來荷公終賜而以妻瀆為怍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悰不宣

折簡 晉書宣帝紀王凌面縛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公當折簡召凌凌何敢不至而乃引軍来乎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唐書高祖曰李密非折簡所能致

門内均慶某更有少懇薛彥者欲假月餘可輟否如蒙遣送極副所望也

〔增〕均慶 梁簡文帝南郊頌序千神叶福萬億均慶

某啟專介示答欣承晴寒官居安穩種種煩溷但知慙謝舟楫未須遣續馳扣也薛彥不可失此時且望輙假蒙曲折開諭亦不復自外也忽忽具記不果重幅皇恐不宣

〔增〕安穩杜工部按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詩幕下郎官安穩無従来不寄一行書按杜集穩一作隱說文隱安也通鑑祿山踞牀不拜曰聖人安隱又佛書如身心安隱諸文句都作隱

某欲趨湖洑上冢戚野通作墅運河鎮名已斷流輒借一小舟載酒百餘尊由竹山循橫塘蜀山徑趨冢舍旱涸私居種種費力遂至叨溷知辱貸啟

〔增〕湖洑上冢鴻慶本集有湖洑上冢繫舟丁山田舍小憇詩〔增〕竹山蜀山竹山圖經不載蜀山在宜興縣東南三十八里舊名獨山宋蘇軾見其景物類蜀中因名山下有軾祠按其地今為巨鎮隔溪即丁山與湖洑相距二十里土人皆以陶器為業壺盎缾盆擅名天下

眷集均勝某欲寄書并紙札數篋於山中須仗左右

為分寄深僻處所以干扣者公所付則他日無乾沒之患也竢區處繞畢即別以書上扣并假一舟也

乾沒〔訂〕唐蘇鶚演義云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沉之義同陸地而沉不待在於水中也互見卷九與臨安王宰帖

某啓蒙遣騎貽一作詒書喜聆溽暑佳適旱乾彌年方有饑饉盜賊之憂一雨遂沾足想同此慶也不宣

〔增〕貽 爾雅釋言貽遺郭注相規遺說文贈遺也經典通用詒 饑饉〔訂〕爾雅釋天穀不熟為饑蔬不熟曰饉果不熟為荒仍饑為荐

某再啟蒙以湖白馳貺眷存之及祇領欣荷未敢具

報別馳介也

湖白魚也吳郡圖經續記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勑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還著水邊十餘日即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晚集湖邊淺水中有菰蔣霧著子綴著草上是時魚人以網罟取魚然纔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為把運送東都至唐時東都猶有白魚〔增〕杜詩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又白白江魚入饌來蓋古人通以色白狀魚也

其比遣所假諸兵還麾下嘗具問訃已聞於左右也即日伏惟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齋艦詣郡枉道一臨為幸也不宣

齋艦音檻板屋舟也增半山送吳仲純守儀真詩江上齋船駐彩橈又尤延之詩雲深不見孤山寺風急難乘搖碧齋梁溪集本注搖碧齋是湖船之名蓋當時游艦多以齋名也

某皇恐比致薄酒遂達空函愧不可言又附來介持上伏望恕留

增薄酒勝坡公薄薄酒樂府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又云薄薄酒飲兩鍾粗粗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達空函晉書殷浩傳浩少與桓温齊名而每心競後温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絕

某啟比過荊谿少留遂不相聞秋高體力佳否蒙假

船匠等極濟所須第久妨使令感怍不可言也某略至賈山吊王壽基左司（左司名崗）而諸卒索去遺狀不盡區區不宣

某皇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備數篋書籍紙札候公津遣也得兩舟則滿所望矣

〔增津遣〕宋史理宗紀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演義有司以其禮津遣赴闕按此事在仲益後津遣所始俟更考

門內萬福酒五尊謾持送幸檢留

與李巡檢 師淵

少留荆谿歸領所遺誨帖喜承尊履勝常西村杏花之約扁舟獨往當屬閑人而鄙事孛留竟不果世事無不然可為太息不宣

增扁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按外傳越語作輕舟廣韻集韻乃扁並音區於舟則音篇小舟也而楊升菴丹鉛錄乃云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為始予按南史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頭泊之句至唐人則多用之觀此則讀扁為鯿豈升菴未見史記耶偶失記耳率爾口給以意為之說宜其來後人之指摘也

與張省幹 字子為本集荆谿行記張彥深中大之子子為

屬有慶吊之役自梁谿移舟過吳門境上姻舊挽留
彌月方還墜教不獲迎拜使者但極感怍冬序薄寒
伏惟萬福子為詩語妙絕一時湯沐少休想見撚鬚
風度在西湖水石之間因來發藥幸甚

增梁溪吳地志無錫縣梁溪亦名梁清溪梁大同中浚故名或言以梁鴻曾居於此故名

湯沐少休訂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蝨相吊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初學記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撚鬚見卷一與孟少傅帖

西湖訂方輿勝覽西湖在州西三十里山川秀發四時畫舫遨遊歌鼓之聲不絕按西湖六橋金粉自宋南渡以還油壁蘭橈冶遊翕集幾與金陵六朝爭麗於時周草窗始製十景詞而日湖梅淵相繼有作十景者蘇堤春曉平湖秋月

斷橋殘雪雷峰落照花港觀魚柳浪聞鶯麯院風荷南屏晚鐘三潭印月兩峰插雲樂天詩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東坡詩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柳耆卿贈孫何望江潮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羗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将好景歸去鳳池誇

增 水石間 東坡與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詩尚書清節衣冠後寒士風流水石間

增 蔱藥 列子 黃帝篇列子問伯昏瞀人曰先生既来曾不蔱藥乎注蔱藥者教誨也開蔱而藥石之也

與張宣幹 字季野

田間遇暑如被燔灼垂虹對月一笑之樂豈復夢見

新涼不審體力勝否小詩送牧之張宣教字牧之恐喜事者醞釀以為罪未敢遣并以道中數詩錄呈當一笑不宣

垂虹注見卷九與吳江曾丞帖一笑之樂漢書薛宣傳壹关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注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笑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注壹关謂一為歡笑耳关古笑字夢見東坡與某帖疲曳之餘即困睡耳對酒尋菊豈復夢見喜事醞釀〔訂〕東坡與陳朝請帖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當一笑東坡與金山寶覺禪老帖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咲

附原送張牧之詩并序

四月十五牧之赴南昌辟某與季野從周餞於松江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宛宛白虹貫層梯出天半乘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盃屬明月俯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寥如清風一笑亦可喚明朝駕戎軒揷羽流白汗行矣且勿驅未怪安石緩神光射南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祥銅章赴雷煥

大暑不復近筆硯而河流斷絕門無行跡亦不聆起居狀有客過言季野得疾不輕喜聞無恙而不即遣問為愧新涼體力當益勝吾儕老境駸駸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僭易皇恐

駸駸詩四牡載驟駸駸毛傳駸駸驟貌東坡滕縣時同年西園詩盛衰日駸駸粉白黛

綠〔訂〕容齊四筆韓退之為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韓公以黑為綠其旨則同東坡與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一刀兩段、慈覺顧禪師戒酒肉文否欲改從脩來便請一刀兩段

踈嬾久不上記暑雨不審體力何如張道人以相遊士大夫之間藝甚工而身益困欲望薦口為一飽之圖也忽忽遣狀不及其他

踈嬾〔訂〕嵇紂夜與山巨源絶交書性復踈嬾筋駑肉緩藝工身困東坡荅虔倅俞括書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增〕薦口昌黎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詩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碑兀未可攀

與胡制幹字季和

辱誨存喜承新涼體中欣豫端明行狀投老多病文思衰落方以不稱為懼忽拜厚餽愧謝不知所言金鑿落已茂行狀作巳楙茂字通用置酒新第嘗出臨勸犀園亦所佩服者故物依然重以感塞某歸田十年銘親舊十數家凡致金幣皆不受端明雅遊之故輙欲因文

字薦區區若復責賂則負愧幽明矣二合嘗啟封一
覩具識厚意之所在今同良幣對來使封識回納幸
勿再三徒費筆札

端明行狀 鴻慶本集載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
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
金魚袋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公胡氏諱交修字
已楙常州晉陵縣人紹興十一年正月丁未以疾
不起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幃再入翰
林為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
之胡氏自文恭脩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為盛
事及是世將又踵公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
孫四世公悉褒次為書號四世經
綸集以侈一門感遇之榮云云

增 金鑾落

羅隱詩醴
設闕傾金鑾落馬蹄爭撼玉連環 昌黎集晚秋郾
城夜會聯句澤髮解兜鍪酡顏傾鑾落注鑾落飲

器羣園（〔訂〕東坡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詩鶴髮驚全白羣園尚半紅）故物依然（東坡曰曇秀畜龍尾研是蔣希魯舊物余在廣陵嘗從曇秀識此研今復見之海嶺閩依然如故人也）雅遊（〔訂〕漢書張耳陳餘傳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注雅故也言其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譽也）〔增〕責賂（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增〕封識（柳州段太尉逸事狀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貸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婿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曰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筆札（漢書司馬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注時上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荐枉手帖伏審信宿勝常又勤遣騎曲折已冒聞矣決不敢以十年之戒隳壞於一日望公眷存護此一

節不果祗拜必辱深察

信宿（訂詩周頌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郭璞注再宿為信重言之故知四宿）

與何排岸　次彭

衰老歸田追懷故交魏然在萬里之外不果寓一書問安否即日春和不審體力何如虔盜猖狂尚未伏誅官署在城府故自按堵所冀強食不宣

增虔盜（按宋高宗紀建炎紹興之間洪虔諸處寇盜蠭起若李敦仁若吳忠宋破壇劉洞天若馬進若周十隆等不可勝數嘗以岳飛等軍屯駐虔廣彈壓之虔今贛州府也）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别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窮僻無便以不即占報爲怍知代期不遠候侯造朝當遣介問所須

一顧訂史記欒布傳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庾信詩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李益將赴朔方詩問我此何爲平生重一顧遣介問所須訂少陵草堂篇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

與劉機宜 元與

騎從入里門衰老久安閑放無從一詣辱書喜愧之深具審即日勝健尊公守彭門東人厭亂喜見二天

第觸熱以適千里無疾而驅以適溫清之宜也

〔增〕彭門 本蜀中地名水經注李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又左太沖蜀都賦出彭門之闕李善注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又杜子美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詩彭門劍閣外彭州即今成都府之彭縣已上所言皆在蜀也今帖言東人與此不合及閱坡翁守徐州時尺牘與文與可云彭門無事甚可樂又與歐陽仲純云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乃知帖語蓋用此耳但自來稱徐州者皆曰彭城以其地是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於此也從無彭門之號坡公未知何本

〔增〕獸亂 唐書高開道傳將士多山東人思歸衆益獸亂

〔增〕溫清 曲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與孫宣教 字國器

春首造門而都騎出矣從大阮語移時尚懷欣對不足之意而以不見公為大恨也舟還欲寓一紙病嬾復不果履兹凉秋體中勝否某去學校四十年追數几案之舊獨有公家父子而屏竄一隅又不數見可為太息不宣

大阮〔訂〕晉書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紫薇詩話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生余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大阮謂知止也又李嘉祐送王牧謁使君對詩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按大小阮乃叔姪之稱

欣對不足淵明遊斜川詩序欣對不足率爾賦詩

伏承令弟國華屬疾不救手足齵壞何痛如之某入
夏苦瘖瘂苛癢不能耐涉秋方小間猶未盡去體治
療之方百藥盡試以硫黄為主敝衣破履擁鼻而坐
不敢對一客舍弟自婦家歸聞仲遠有閨中之戚方
知國華下世久矣窮陋寡聞不及致奠餽以為負也
百藥盡試禮月令仲夏之月聚蓄百藥易无妄之藥不可試也硫黄本草神農經石
硫黄殺疥蟲日華子曰治惡瘡疥癬敝衣破履訂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衣敝
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擁鼻懼聞硫黄氣故也借用謝安能為洛下書生詠
有鼻疾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國華頃者數相見於清白堂相濶殆三紀之餘矣度其年與某相上下而不能記也某頃罹亡兄之喪一閱諸幼呱呱則心肺間如有湯火國華諸郎皆已授室自足以慰目前也

心肺湯火〔訂〕東坡與王定國書流落荒服親愛隔濶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

授室〔訂〕禮記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與莊宣教 字子平

里門少留連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勤置醴此意厚矣獨念主人翁喜事重客一費千金又出侍姬持

觴臨勸纍珠妙曲聞所未聞至今感悅也即日暑雨體中勝否衰老憚暑且復杜門未有尋盟之日臨書悵惘

置醴 見卷三與宮使李尚書帖 **主人翁** 〔訂〕史記范雎傳須賈問范雎曰秦相張君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雎曰主人翁習知之 **一費千金** 〔訂〕晉書謝安傳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 **纍珠妙曲** 禮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東坡老饕賦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繰 〔增〕**聞所未聞** 漢書陸賈傳尉陀平南越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廼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語至生来令我日聞所不聞

別来便欲馳問而以連夕不寐意象憒憒然去家既久鄙事亦滋出以故不即遣書省問無恙麰麦登場時雨（此處疑有訛脱）正去歲鑿井灌畦之時也

增麦登場（東坡五禽言今年麦上場柯山先生輸麦行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喧呼打新麦秦觀詩新麦已登場）鑿井灌畦（見卷一與張右丞卷五與陳檢詳帖）

與胡丞務（名宙）

向来繫舟津亭一再屈過英姿秀發清言超詣坐客皆屬目但苦紛紛不數奉周旋為恨別去復此隆暑

侍奉何如某老憊畏暑喘卧一榻之上涼秋可幾邂逅

〔增〕英姿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申屠蟠英姿磊落

秀發 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

〔增〕清言 世說注徐廣晉紀曰殷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為羨譽

超詣 〔訂〕世說賞譽門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增〕屬目 左傳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遂自剄也師屬之目王摩詰詩羣公咸屬目微物敢齊肩

高文辱貺疊疊千言如行雲流水姿態橫出反復究觀不謂投老復見奇作隋珠彈雀愧不克堪輒課數

語占叙仰嘆不足之意

行雲流水東坡與謝民師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横生〔增〕奇作范蔚宗後漢書自叙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甞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隋珠彈雀呂氏春秋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必笑之何也所用重而所作輕〔增〕課數語原注云回啓見本集按數語蓋謂答贈之篇非回啓之云也

舟還便屬亡女祥練齋祭甫畢即具裝展南興墓重以旱暵盪舟於絶潢斷港之中疲曳彌月方竟此一

役厚意久不報簡慢之罪尚冀濶略

祥練禮檀弓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增〕旱暵東坡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詩中間羅旱暵欲學喚雨鳩〔增〕絕潢斷港昌黎送王秀才序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疲曳注見卷三與李尚書帖厚意久不報光武帝語注見卷八與莫刪定帖

與沈丞務字德茂

被誨累紙伏審燕處超然秋陽過於三伏可歎修竹千竿獨不受暑偃仰自適也不宣

燕處超然句本老子三伏陰陽書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

初庚為終伏歷忌釋立秋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增〕梁簡文帝謝賚扇啟飲露青蜩應三伏之景群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修

款竹千竿 昌黎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逐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

不受暑 少陵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酒二櫓當是櫓字**輒持浼**或作挽非**南軒巨竹千挺其涼可籍但惡札不稱耳別有委屬不外**

巨竹千挺 韓文公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丞廳故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

二松曰哦其間

〔增〕悪札米元章跋顏平原帖大抵顏柳挑剔為後世醜怪悪札之祖周益公題跋以上悪札皆予筆也

老境日益頹憊方俟暑退遣一問已枉誨音愧荷之極具審秋暑佳勝比得二菴書大浸之餘繼之旱暵如西徐舍傍兩岸車聲水欲乾矣悪歲如此奈何新粟分遺粥糜所須存録所逮拜貺銘藏

大浸注見卷一與張右丞帖　悪歲史記凡候歲美悪謹候歲始正月旦決八風東南民有疾疫歲悪東坡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詩數奇逢悪歲計拙集枯梧

〔增〕粥糜禮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粥糜飲食

聲悶久不通而兩菴人来每聆興居亦足以慰山中連雪龜潭之寒又過於山中令一鞭春更旬日風日清好老人可以具舟接晤不晚矣

龜潭本集載荊谿行記余嘗卜烏龜潭池於湖洑之北 鞭春〔訂〕蔓華録云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

原附龜潭詩二首

一繞舍蒔菌孫褰簾望竹君移牀栖樾蔭脫屐護苔紋釣影垂潭月樵歌出嶺雲殷勤一瓢水侑此并中芹又風漣細消消月影光瀰瀰庭空韻琴筑故入幽人耳皓白有真色淡泊非世味誰能聽蠅蛙喚汝為鼓吹

增
附二首

一擺落攀緣斷驅除磊塊平庭松敲老健潭水伴
孤清待月出時看尋雲起處行相隨木上坐從倚
到參橫又沙淨溪行好烟消野望新數峰山戴雪
一曲塢藏春魚逐波間伴禽藏葉底身柳邊春信
動眉目已津津

山蕷珍饋極副所須此物惟出於山中每鬻於市不逮左右所遺者又輔之崖蜜益見存省周旋之美一本謫作矣頃時某人致此饋亦佳年來已罷絕猶有德茂如故尤極欣荷也

山蕷 訂本草薯蕷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諸圖經曰生蒿高山山谷今到處有之雷

公炮炙方勿用平田生二三紀内者要經十紀者
山中為上皮赤四面有鬚生者妙倦游録薯蕷二
字上一字犯本朝廟諱下一字犯唐朝廟諱舊名
薯藥蓋避唐諱今曰山蕷亦避國朝諱也按已上
原注大抵皆謂山藥也二如亭群芳譜甘諸一名
朱藷一名番藷質理膩潤氣味甘平久食益人與
芋及薯蕷自是各種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
食異物志南方人專食以當米穀甘藷蹠閩廣諸
有二種一名山諸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諸有人自
海外得此種江南吝高仰之地平時種藍種豆者
易以種諸有數倍之獲按此乃今所謂山蕷也二者於帖所云未知孰是兩存之 粥於市 禮王制不粥於市

崖蜜 注見卷四與五九兄提舉帖

某歲市薪炭於湖洑而牛山一瓢不得力遂至冒涴
重辱留意所得薪炭極佳又復干扣但有愧荷今遺

一舟趨前伺侯頤令臨書莫喻感悰

牛山一瓢〔訂〕鴻慶集有牛山道中詩又有牛山菴請僧疏元不著其名又有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按僧家謂所居庵小者曰團瓢頤令〔訂〕唐書王翰傳為駕部郎家蓄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

賓眷萬福令嗣昆仲不別書某輙有新醖二十尊持送冀檢領

令嗣昆仲〔訂〕原注云本集有讀沈德潤詩卷一詩殆德茂昆仲按諸帖本是致德茂者既云令嗣安得以德潤當之愚向疑門人李祖堯是安人所托觀此益信〔增〕新醖少陵詩洗杓開新醖低頭試小盤

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竟以事違但劉瞻向雪餘
伏想休勝兩僧還山輒寓一紙問安否不宣
烏薪雖蒙頤旨不敢遽遣舟促迫僧又云欲辦矣乃
敢以閩望賜餽遺當有臨字書愧恐

〔增〕烏薪范石湖詩誰與幽人暖直身筠籠衝雪送烏薪按二字不甚著於古書豈宋世始有此名俟攷頤旨漢書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注但動頤指揮則所欲皆如意〔增〕迫促少陵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

門内萬福某人不別問某輒有縈徵泉兩斗持獻冀
檢領

紫微泉〔訂〕呂元中紫微泉記曰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謫守滁上明年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一日會寮屬於州廨有以新茶獻者公敕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且慮後期遽酌它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釀泉也窮問之得紫微泉於幽谷山下文忠博學見精而又好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豐樂當時名公宿儒皆為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微泉始盛聞於天下按此下原注益其文云今帖中所稱酒名豈滁泉官醖耶以泉為酒未知何據滁去荆溪甚遠或仲益偶得此遠至之泉故只以少許餉人亦未可知

與鄒承務陶字志新

某自立秋欲馳一介擾擾至歲盡竟不果今春席佯仲席時字佯仲附送公所遺發函乃次魏之訃也次魏名宗謩志

新子

省書三復舉室驚呼天之喪予一至此也次魏高
才秀出一時謂當起家繼先公侍御之後何奄至大
故親老子劣貲恨而没恭惟至情所鍾悲慟奈何伴
仲貶官還里中遣書勞其歸猶未見告旬日後致餉
以别紙悼次魏之亾始與志新報問偕至重念公老
矣不當以亡益之事耗傷血氣為諸郎之憂也不宣

驚呼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喪予〔訂〕東坡與范元長帖先公內翰遷捐館舍聞訃痛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按次魏為仲益門人故用喪予語高才秀出鴻慶本集鄒次魏誌文臨川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

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辭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狹遊燕惰以棄一日蓋先君子之澤也比余歸自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予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增〕世說賞譽門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先公侍御本集誌文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中靖國間歷三院為侍御史與鄒志完陳瑩中江表民同時仕言職其言專以消朋比闢公道為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父陶字志新情鍾注見卷二與莫內翰帖〔增〕亾益東坡與程正輔帖萬般追悼與亡者無絲毫之益而於身有不貲之憂

某頃者流落江外次魏顧存特厚俯仰十五年遂隔存沒而相望二千里不獲致一哀今餝僧顯清者具薄祭區區悲悼已見於奠文中矣向在宜黃縣名屬撫州

次魏已有子令授室否善人宜有後天定勝人此可必也向置二席在此去人僅能持信掩不可（此處疑有譌脫）復將已干扣差一夫隨二僕至鄉縣歸時附納也

增宜有後（東坡畺君成詩集叙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

增天定可必（東坡三槐堂銘叙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攷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原附祭鄒次魏文

維年月日晉陵孫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鄒君次魏之靈嗚呼嗟我蠢愚 屬罪詈白

首龍鍾投昇南土交親解散麏走狼頋如避垢汙掉臂而去病卧空山一室環堵爭席满前擔夫爾汝之子英妙文中之帍携書衔袖過予逆旅議論俟鑱出稽有缺文東序九昂十鼓翰墨之場羣獻俟引脰有缺文歸耕十變寒暑相望一涯二江之阻有缺文我漢陰之圃倒迎門喜有缺文別幾何俯仰再撫千里計有缺文許老人死徒吾孰與雺子有缺文取韓愈書来徵銘藥石之有缺文致未及子睹掩卷有缺文大哉心平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菑之闢之歛華蹠實采采斯田有菀其特我君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未全

累得書欲售陳極田幸甚某去七十無幾如次魏盛年已先朝露不謂衰老猶在世間所以汲汲欲舍之為負郭二頃之計頃得報以懷寶為懼今因遣二夫

致次魏薄薦更委差一田客得力者盡付所得歲租
文足以濟目前所需也田直自不必次賈親携鄒宗嘉字
次賈志新第二子也只顯清或姚山一来某便以元得公據并
合要文字盡齎納歲租斷自丁夘年歸左右且欲此
一種斷手慰此懸懸十二年溷志新不爲不久矣萬
一田直未盡如數他日固可待也

負郭二頃訂史記蘇秦傳秦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漢書陳平傳家洒負郭窮巷師古注負謂倚也斷手少陵詩斷手寶應年增懸懸王建詩妾思常縣縣君行復緜緜

二僕還奉報音伏審暑退燕居萬福羣盜出沒官軍不能奈儻令大家富室盡徙城郭亦清野之遺意庶幾少弭矣公門內百口萬一竊發於夜半倉卒之中悔將何及孰如城居奠枕高卧以俟泰平區區至祝幸無忽

〔增〕清野 何承天安邊論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宋史衛膚敏傳建議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湟陸民入城為清野計〔增〕竊發 五代史裴迪傳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名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容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不成 奠枕 注見卷八

與常州趙

倅帖

次魏除喪矣悼念至今猶未去心所幸四男子已能讀父之書乃翁為不亾矣想志新用此亦少慰也某三月中遭李氏女子得疾不可治衰老舐犢無以為心而妻母訃音踵来舍弟亦感危疾今幸小間而館二豎彌月猶未遣投老殘年多故如此遣謝忽忽

四男子 本集次魏墓誌娶甘氏生四男子升卿子卿春卿夏卿 增讀父書 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史記趙奢傳趙王以趙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舐犢 後漢書楊震傳彪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與趙解元 名不拙字若拙

少別便欲啓問無恙而姻舊以銘誌見屬老嬾不如約及是數輩持書坌集終日伏几上如作書生時每遣一价如償重債以故雖欲作記徒有區區此心耳示誨喜聆大暑燕居欣豫承俛就秋賦高文當屬具眼而識真者少勿示之未始出吾宗遂使之驚而走也不宣 若拙後作菱潭終茶茶馬都大

具眼 傳燈録如来以正法眼藏傳付後人又云南泉拈起毬子問僧那個何似這個對曰不似

師云什麽處見那個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放下手中物師云許徐具一隻眼又鎮州普化和尚云臨濟小廝兒只具一隻眼〔增〕許顗詩話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

識真 見卷七與蘇守季文帖

未始出吾宗 〔訂〕列子黃帝篇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生死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

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来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爲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大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嘗又與来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與撫州踈山白雲如老 了如

奉告喜承戒體清安某門内多故衰老筋力殆盡於喪祭醫藥之間初欲馳告而道眼所照如東風射馬耳故不復云云也不宣

道眼〔訂〕許顗詩話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東坡花落詩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東風射馬耳〔訂〕李太白寒食獨酌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東坡書晁説之考牧圖後烟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和何長官詩説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云云漢書汲黯傳上曰吾欲云云師古注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

藏記久不馳遣遂死藉口向来清老館置方丈凡八日使令四五輩連夕驚魘不能著寢唯某大鼾達曉方痞踈拙寡與伐樹削迹殆不容於世而山靈却無勒迴俗駕之意念欲以文字言語刻留山中結此勝

因而公屬令記所營大藏豈非榮願今夏遣僕入宜
黃當持送鬼神在旁不食言

藉口〔訂〕左傳晉人曰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增〕驚魘梅堯臣詩夜深忽驚魘呼若中流矢說文魘夢驚也大齁齁火候切字林云齁鼻息大聲東坡琴枕詩鼻息齁齁自成曲伐柂削迹見卷二與楊樞密帖勤迴俗駕孔德璋北山移文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東坡與佛印書昔人一涉世事便為山靈勒迴俗駕〔增〕文字留山長慶集白氏洛中集記樂天在洛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

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裴公美詩萬里香華結勝因少陵詩靜理了可悟勝因得所宗

【增】宜黃

在撫州府西南一百一十里與金谿縣連界金谿有踈山舊志唐何仙舟隱居讀書於此因號書山書堂遺址尚存中和中敕為禪剎賜額白雲南唐改為踈山按宗録有匡仁禪師於此開法嗣曹洞

【增】鬼神在旁

黎昌與孟尚書書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增】食言

左傳哀二十五年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原附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大藏記

撫州踈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了如領踈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傑閣相望以百數踈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旃檀衆香黃金百寶創二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

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琅函鈿軸有大天龍背負之以出於海諸化菩薩莊嚴相好之妙鑾君鬼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奥殿丹漆輪奐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以為未始見也請為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千拊几一鳴而說法竟老宿下床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鞭影而躡雲追風一日萬里諸佛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篇累牘又將何為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有缺文曷觀秘密予曰然遂記之

與建康清涼交老

向蒙錫杖遠臨殊慰久闊示書喜聆安穩某囊中偶有餘資恐犯借汝閑看之戒遂築數楹以寄衰老而

百役紛然心力俱憊既而悔之何時奉接臨書惆然

錫杖 釋氏要覽西天比邱持錫杖有二十五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出則持以行故釋氏稱游行僧為游錫子安住僧為挂錫子〔增〕高僧傳沙門曇持一錫杖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得道人或藏其杖閉目須臾起而取之人奇其神少陵別公安大易沙門詩先踏爐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增〕安穩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為殷仲堪叅軍當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增〕借汝閑看 記有舊句云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閑看七十年惜不記所見何書及作者名氏

〔增〕惆然 李義山錦瑟詩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惆然

蔡煌體乾
其炳用謙校

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卷十

丁卯中春張玉穀蔭嘉氏錄竣